

## 一方水土

## 漫步沙颍河畔

■张颖

漫步在风光旖旎的沙颍河畔，不只为看争奇斗艳的野花、空中飞翔的小鸟，也为听那不息的流水声、回忆我和大眼睛女孩之间的故事……

初见沙颍河是在三十多年前，那时我去武汉大学，要从郸城坐公共汽车，途经周口，到漯河转乘去武汉的火车。沙颍河给我的印象是，那是一条缺少生机的河流，河坡沟壑纵横，看似平静的水下，是被吸砂后留下的大小不一的深坑，水流形成的漩涡有时会把游泳者吸入坑内。由于生活和工业废水的排入，很远就能闻到河水刺鼻的气味。

后来，我有幸到周口工作，我的情绪常常随着沙颍河水的起伏而变化。到了雨季，河水暴涨，浊浪滔天，河水夹带着泥沙杂物一路奔腾咆哮，似千军万马，有时会给附近的农作物带来危害；而在旱季，河道水位下降，地下水就会渗到河里，附近农田就会干旱。

那年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和同事一起去落实一笔用于河流综合治理的资金。

已是深秋，微风徐徐吹来，让人感到丝丝凉意。蔚蓝色的天空中，薄如轻纱的白云缓缓地飘，南去的大雁鸣叫着穿云而过。一望无际的田野里，稚嫩的麦苗破土而出，给大地铺上一层翠绿的地毯。伴随着此起彼伏的虫鸣，我们穿越农田，到达河堤。

河道向东蜿蜒，前面五百米处骤然变窄，水流湍急，大自然的力量让人惊叹。突然听到有人喊，说有个女孩在河边玩耍，被水冲走了。顺着人们手指的方向，我看见孩子的妈妈在水边正大声哭喊。我跳进河

里，奋力向女孩被冲去的方向游，浪花不时打来，把我压在水下时浮时沉。还好，小女孩被树枝挡着，没有被冲多远。又有几个人下到浅水区，我们合力把女孩救上岸。

我们了解到，这里人均耕地少，一些人就在河坡上开垦土地，造成水土流失、河道淤积。女孩的妈妈当时正带着她在河边查看排污情况，一不留神，女儿竟被河水冲走。

后来我又到女孩家去过几次，送去一些日用品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女孩身躯瘦小，衬托得两只眼睛特别大，有时我就叫她“大眼睛”。

后来，女孩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上了学，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，在环保部门工作。

今年夏天，我乘船游览沙颍河。沙颍河蜿蜒东去，如蛟龙出海，河水碧波荡漾，忙碌的货船穿梭往来，巨大的船体犁过水面，波浪向两岸打去。小船摇摇晃晃，溅起朵朵浪花，惊得鱼儿跳出水面，正在觅食的白鹭、苍鹭等趁机俯冲，叼起鱼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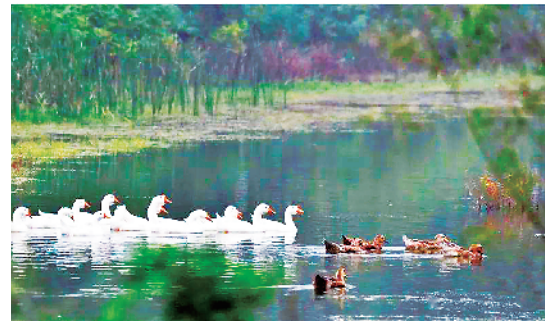
不远处是巨大的码头，大大小小的货轮在等待靠岸，装满货物的集装箱堆叠如山，起重机繁忙地挥舞着巨大的手臂，将一箱箱货物精准地装船，准备发往国内及世界各地。滔滔的流水声像诗朗诵，诉说着沙颍河的前世今生，繁忙的码头就是这个城市的缩影，在人们心中编织出一幅五彩的画卷。

沿河建有湿地公园，河岸青草芊芊，绿树成行，这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说不准，我还能和“大眼睛”在这儿相遇呢！

## 乡土人情

## 故乡郸城

■李玉龙



2024年国庆节，堂叔来广州。接到堂叔电话告知我过来的因由时，我笑了老半天，他竟然是为了看刀郎的演唱会！

他虽然是我叔，其实年龄并没比我大多少，血缘上我们是叔侄，感情上却像兄弟。堂叔的这次广州之行短短三天，我们聊的话题都是小时候的事。等把堂叔送到航站楼，望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，我的思绪也仿佛跟随这架航班，飞回久别的故乡……

故乡郸城，旧时称郟县，从设县以来，一时归鹿邑一时归淮阳，1952年才独立划县，定名郸城，因而郸城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县城，县城虽小却被厚重的中原文化深裹着，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。

记得堂叔还没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我们俩整天一起踩着自行车在城里游荡。建勇家开橡胶厂，院里有辆摩托车，我们偶尔借来兜风；新华在啤酒厂上班，组团过去看他的心思不言自明，每次都能过过酒瘾；国栋在汽车站上班，当时工作人员穿制服还戴大檐帽，不用说也送了我一套，用国栋的话讲这叫“兄弟装”。志国家开木材厂，全中的爸爸是教师，舰艇的爸爸当医生，永君是县里出了名的致富能手，还有海彬、开勇、爱民、红亮，还有和我一起下课后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的姑娘……

不知人们对“一马平川”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，我认为就是方圆上百里横看竖看连一个几米高的土堆都找不到，这就是“一马平川”，我的故乡就是如此。我的故乡地理位置虽好，却资源匮乏，家乡人只能以种植和养殖为生，精神上富足经济上却很拮据，因而很多年轻人走出县城，怀揣梦想奔赴全国各个城市。我就是其中一员。离家那年我十五岁，在老家我拥有的不多，却值得一生珍藏。

近些年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，许多城市和乡村日新月异，当然也包括我的故乡郸城。2014年我回到久别的故乡时，记忆中的天蓬街、电影院、火车站、棉纺厂都已不见踪影，走在迎宾大道上，我看到一栋栋高楼大厦，一个个广场商超，现代化的图书馆、体育馆，开阔的大马路和两旁的绿植鲜花。十几年不见，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家乡。

家乡郸城，在农业、工业，以及人文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粮食产收与企业收入年年增长不说，还入选国家卫生县城，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及中华诗词名县等。最值得炫耀的，还得说郸城一高。每每谈起郸城一高，家乡人总是嘴角上扬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除了自豪，更多时候我却在想，那些从郸城走出的莘莘学子，在各自岗位上历练成长、大放异彩，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，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，那么，二十年、三十年后的郸城，将会被建设成什么样呢？

二十多年来，堂叔多次来广州，从他开始工作到如今他女儿参加工作，弹指之间沧海桑田。现在堂叔已从官场退出，我也渐渐离开商海，人生之路转了大半圈，对于功名利禄富贵荣华我们都有着深层的理解。我问堂叔，来广州定居吧？堂叔摇摇头，说偶尔小住可以，住久了很难习惯，还说和我不同，他在老家的根扎得太深了，没办法挪动。

为遂父母心愿，三年前我在县城洛河畔购买了一处住宅，并把原本的假山移走，改成菜地，过阵子还想把老家的祖屋翻修一下。即便不能长住，也可以偶尔回去与父母小住几日，那毕竟是来处，是故乡。

回到郸城，在洛河边的院子里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、一阵阵久违的笑声，仍然如同小时候一样质朴纯粹、情意悠长。

## 时光烙印

## 麦田中的母亲

■崔继伟

我的家乡在豫南农村，那是一片广袤的土地，麦子是生活的希望，是岁月的见证，而我的母亲则是那麦田里最辛勤的耕耘者。每当回忆起母亲种麦子的情景，那一幅幅画面就如同一部生动的纪录片，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放映。

豫南的秋天，风渐渐凉了，阳光也变得温柔起来，这是种麦子的好时节，母亲早早地就开始为播种做准备。她会先将农具整理好，锄头、犁耙、耩车，每一样都擦拭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是即将出征的战士在擦亮自己的武器。

土地是农民的根，母亲对待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。在播种前，她会到地里，提前用锄头把大块的土敲碎，把杂草清除干净。母亲弯腰劳作的身影，在秋日的余晖中，显得坚定而有力。

土地犁耙平整后，就可以播种了。耩车是那个时候常用的播种工具，爷爷是方圆数里把耩的行家。母亲熟练地架着耩车，爷爷在后面扶着，控制着耩车的速度和深度。麦粒从耩车的漏斗里均匀地撒下，落入土地的怀抱。母亲拉着耩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是在对土地诉说着丰收的期望。

播种完成后，母亲还要回头看哪里土壤没有压实，用脚或铁锹再次平整压实，以保证麦粒能够与土壤充分接触，吸收水分和养分。母亲来回在地里走着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入脚下的土地，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“粒粒皆辛苦，汗滴禾下土”这句诗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每天都会到地里看一看，看看麦苗有没有出芽，土壤是不是有墒。如果土地干旱，还得利用喷灌机灌溉，给麦苗浇水。

麦苗渐渐长大，杂草也开始生长，麦苗生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杂草。母亲总是赶在中午气温升高时拿着锄头到麦地里除草，对此我很疑惑，问她为何这样，难道早晨或傍晚凉快时不能除草吗，母亲说天越热锄过的草死亡得越快，要是日头不毒，锄过的草有可能复活，那就白忙活了。她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避

开麦苗，把杂草一棵一棵锄掉。有时候，腰一弯就是半天，起身时，腰都直不起来。

冬天来了，一场大雪覆盖了整片麦田。母亲望着白茫茫的大地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她说，这雪就像给麦苗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，能让麦苗在冬天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，来年春天长得更壮实。

春天到了，麦苗返青，快速生长，母亲又忙着给麦田施肥、浇水。她总是能够准确地判断出麦苗需要什么、什么时候需要。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麦苗一天一个样儿，绿油油的，充满了生机。

随着气温升高，麦子开始抽穗、灌浆，这是母亲最忙碌也最担心的时候，她每天都会到地里看麦子的生长情况，防止病虫害发生。有时候，为了抓住防治病虫害的最佳时机，她甚至会在半夜起床，到地里打药。随着气温升高，雨水增多，容易刮大风，麦秆会倒伏，一旦倒伏，麦子将大量减产，这也是母亲担心的事。

终于，麦子成熟了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，散发出阵阵麦香。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但同时也带着一丝疲惫。收割麦子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需要在烈日下弯腰劳作。母亲拿着镰刀，一把一把地割着麦子，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。

割下来的麦子要运到打麦场上晾晒、脱粒。母亲用木杈不停地翻动着麦子，让它们均匀地接受阳光的照射。脱粒的时候，机器轰鸣，麦糠飞扬，母亲的身影在粉尘中若隐若现。

经过一番忙碌，麦子终于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麦粒。母亲把麦粒装进袋子，拉回家存放在粮仓里。那一刻，她的心终于踏实、满足。母亲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，对生活有着无尽的热爱。

如今，我离开农村，来到城市工作。每当我在城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和迷茫时，就会想起母亲在麦田里劳作的身影，想起那片金黄的麦浪，想起母亲那朴实的笑容。那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和力量，激励我勇往直前、不畏艰难。